

# 台灣現代詩概述

李癸雲

關於2010年的台灣現代詩壇的回顧，應該要從出版現象的繁花盛景談起，然而在搜集與整理資料時，卻發現今年台灣詩人的凋零情況格外令人嘆息。

中青輩詩人羅葉在1月17日過世，得年45歲，前幾年由國藝會補助出版的詩集《病愛與救贖》便成了絕響；前行代詩人秦嶽於5月22日辭世，享壽81歲，老「海鷗」的成員之一，翩然飛逝。罹患帕金森氏症多年，近年來在多種詩壇盛事的場合裡，仍見他堅毅身影的詩人商禽，於6月27日因併發吸入性肺炎而過世，享壽81歲。屬於商禽的那個超現實的年代與作品，在2009年印刻出版的《商禽詩全集》有完整的拼圖。接下來是可怕的9月，《杜十三主義》剛宣告一種「杜十三主義」的成形，這位被稱為「台灣跨領域的先行者」，卻因宣傳新書赴南京演講，9月15日因心肌梗塞病逝於南京，享年60歲。話題不斷的超現實老詩人周鼎，在9月25日辭世，享壽79歲，他終成「一具空空的白」，得以「躺成他所喜歡的樣子」。「笠」詩社同仁，直率而激情的黃樹根，9月27日辭世，享年63歲，曾經慷慨的說出〈讓愛統治這塊土地〉和〈台灣悲歌〉，現在樹根歸返土地。

悲歡離合，生老病死，生之常情？這些遠去的詩人還是令詩友們掬淚哀痛，大家紛紛以書寫來修補心情。隨之而來的悼念文章，訴不盡詩友、文友們熱鬧相聚、義氣相挺的軼事。寫詩，似乎不只是個人的事，深

富集團性格，尤其對前輩詩人而言，他們喝酒、高談闊論、辦詩社詩刊、相互提攜和切磋、彼此相挺出詩集。這個現象在詩特別顯著，楊宗翰剛在《文訊》301期發表一文〈集會結社之必要〉，他說：「面對周遭的狐疑冷漠，主動聚集結社、互相擁抱取暖，便成為保存私密／詩密的必要手段。詩社／詩刊的興衰生滅，遂成建構台灣現代詩史的便捷途徑」。一位詩人的動靜，常可帶出背後的集體性線索。這是一個良性的互助網絡，團結力量大，如同武俠江湖的門派，合體擺陣的功力遠勝於單打獨鬥，然而詩人是否容易被歸納、化約？全真七子與丘處機，相信都各有天地。

2010年出版的詩集裡集團性與經典化的現象值得關注。門派練劍，一起寫詩，有些一起革命，然後一起出版，具集團性的詩集頗為搶眼。「笠」詩社推出重量級的選集《重生的音符——解嚴後笠詩選》，收錄32位詩人作品。本土發聲，海外也在定音，由「白馬社」詩人周策縱等人歷時四十幾年編選，詩稿由美國開始收集，最終在台灣出版的《海外新詩鈔》，收錄自我放逐海外的知識分子（如徐訏、艾山、夏濟安、周策縱等）持續創作的作品，意欲創造出大陸、台灣兩派以外的「第3個新詩中心」。相對於此種版圖思維，中新生代的結社出版品，紀念性與搞怪性成分居多，如卡魯、季至柔、吳秀等著《即景——台大現代詩社2009社員

作品選集》；千島詩社同仁著，楊宗翰主編《千島世紀詩選》；夏宇、鴻鴻、零雨、陳克華、于堅、楊小濱等人的《妖怪純情詩》（《現在詩》8期）。不過，以「現在詩」為例，「『現在詩』勇於冒犯詩寫作與詩閱讀的成規，以混淆、擴大創作界限為樂，並且不斷邀請國內外傑出創作者共襄盛舉，實際參與編務。」的成立宗旨背後，所累積的豐沛創作能量，結集出版，廣告文案裡仍可嗅聞出「界線」和「認同」氣味。「『現在詩』歷年所出詩刊，均引發廣泛討論，特別在追求文本樂趣的讀者心目中，佔有無與倫比的地位——」（以上兩段文字引自《妖怪純情詩》內頁介紹）。結社與歸屬，出版與影響，文學的傳播很難完全的無辜無求，結社——書寫——出版，便是一種索求發言位置的行為，發聲便期待迴響。

此處並無意批判，權力與政治也言之過重，筆者想說的其實是，書寫，不管有意或無意，都正朝向「經典」邁進。「經典」何以成為「經典」，不正因為迴響熱烈、影響力深遠？因此，出版之必要。

2010年有幾本詩集「重出江湖」了。1999年熱鬧選出「台灣文學經典」，共30本，詩集占了7本，今年有2本重新出版，絕世武功再現江湖：周夢蝶的《孤獨國》（收入《周夢蝶詩文集》）和痲弦的《深淵》（收入《痲弦詩集》）。周老在印刻出版的《周夢蝶詩文集》將舊的、新的、發表過的、逸稿、詩作、非詩作全部網羅，痲弦雖仍是一本走天涯，這一本卻是永不老朽過時。同樣以蒐羅整理心態出版的，還有李魁賢，秀威資訊科技一口氣出了他的9本著作（6本詩集、1本論述、2本譯詩），將新舊著

作完整呈現。此外，如楊牧的合集《楊牧詩集Ⅲ》、蔣勳《多情應笑我》、向陽《十行集》、莫那能《美麗的稻穗》、沈志方《結局》、陳黎《陳黎詩選：1974-2010（增訂版）》等，都是改版重出。這些詩集的重出或多或少道出詩人對自我或讀者市場的再次肯定。

至於不是重新出版，也帶有「經典化」意味的有，年度選詩《2009台灣詩選》和詩人精選集。今年新地文化藝術出版的有《陳義芝詩精選集》、《王潤華詩精選集》、《鴻鴻詩精選集》；國立台灣文學館的「台灣詩人選集」推出的有杜國清、黃勁連、莫渝、蘇紹連、陳鴻森、馮青、郭成義、羊子喬、李勤岸、利玉芳、陳坤崙、沈花末、渡也、陳義芝、蔡秀菊、李昌憲、陳黎、向陽、林央敏、陳明克、焦桐、劉克襄、林盛彬、路寒袖、張芳慈、許悔之的詩選集。可以想見，這些選集將是未來文史研究者必備的研究素材，也可從選人與選詩之間，窺測未來「台灣現代詩」的視野樣貌。

「經典」若是持續定型的浪頭，台灣現代詩壇有幾波活躍的波湧也要持續關注。長期寫作的詩人在2010年仍有新出版的有：魯蛟的《舞蹈》、夏菁的《獨行集》、愚溪的《愚溪詩選》、落蒂的《一朵潔白的山茶花》、連水淼的《首日封》、蔡振念的《敲響時間的光》、碧果的《詩是屬於夏娃的——碧果詩集》。前浪、中浪依然勇健，而後浪呢？今年出版的有丁威仁的《新特洛伊。NEW TROY。行星史誌》、王浩翔的《愛字旁的》、孫梓評的《你不在那兒》、黃羊川的《博愛，座不站》、李東霖的《終於起舞》、常青的《私處》、李進文《靜到突

然》等。

以筆者最為熟悉的女性詩歌角度來看2010年的「女流」，比對上述熱鬧的新版與選集現象，女性詩集仍屬「暗流」。幾位久違的女詩人現身（謝馨《禮物——謝馨詩集》、馮青《給微雨的歌》、蘇白《心管不著——蘇白色彩情話》、洪素麗《打狗樹仔》、鍾玲《霧在登山》），雖令人驚喜，數量顯然仍有落差。主流與邊緣議題，已不是現階段台灣女性詩學的主力了，面對無法回復的歷史，期待接下來的女性書寫力道能日益強勁。

創作力與活動力皆旺盛的顏艾琳，今年出版的《微美》還是非常女性的，不僅從身體，也從精神，也從幽陰處。她說：「女詩人寫的作品叫『陰思想』，若經過發表並出書了，就成了陰謀的運動……用我透徹的陰性思維，寫下溫柔也剛強的文字。」（〈我的陰謀論〉）這種意圖與實踐應是未來女性詩學可以觀察的。然靈的《解散練習》和葉子烏《中間狀態》則是從「吹鼓吹詩論壇」崛起的新生代女詩人作品，她們的詩或古靈精怪或強烈的主體意識，都引起不少的注目。而連封面都一樣乾淨、樸素的嚴韻《日光夜景》，則引發另一種詩本然的迴響，這是她的第1本詩集，輕輕的訴說詩的原始樣子。網路人氣鼎盛的楊佳嫻，今年也出了新詩集《少女維特》，奚密在序中評論：「在她的作品裡我們可以看到前輩詩人的影響」，而奚密認為這影響是好的（是否意謂「經典」之必要），因為在「喧囂浮躁的時代」，詩方能「神閒氣定」。這些女性書寫逐漸形塑多元而個人的風貌，減卻了男性詩人「假想敵」的威脅，詩評家們應可擺脫

「性別」而朝向「個別」。

以上詩集依循的出版方式若是主流，那麼仍然有詩人在「邊緣」抵拒著。如孫維民的《日子》自印出版；葉覓覓的《越車越遠》，以布套包裹，邊緣會脫線，每讀一次總會留下幾條線頭為證，內頁詩作則字體暈染，彷彿是不小心潑到水而製造的閱讀災難，再佐以圖片、葷素不忌的用語，大大挑戰了詩的容忍性。林德俊說她：「較之同輩詩人，葉覓覓更享受於一種表皮的遊戲性，狂姿押韻所造成的語音快感、電腦輸入軟體中非漢字符號的拼貼、無厘頭的異物嫁接、繞口令般的辯證、用括號製造後設、解構成語……當中不能說毫無策略，但這本集子簡直是『快樂的書寫』，十足自我享受」（《聯合報》2010.10.08）。這樣的詩作與出版方式，若經過時代驗證，成為經典，是否將來的某一天，也將「經典重出」？而屆時「邊緣」仍不得不落入「主流」？

這是個跨界的年代，2010年的詩壇也持續呼應著。江文瑜終於實現多年的願望，以詩配合翁倩玉的畫出版了《合掌——翁倩玉版畫與江文瑜詩歌共舞》，詩與畫都是主角，此書讓我們看到這個江文瑜與《男人的乳頭》和《阿媽的料理》那個江文瑜很不一樣，她不批判不戲謔不諧音時，竟是如此抒情。詩文字與視覺藝術結合的還有路寒袖的《陪我，走過波麗露：愛丁堡·倫敦·攝影·情詩》，這已是第3本了，前有《忘了，曾經去流浪》和《何時，愛戀到天涯》攝影詩集，抒情意味依然濃厚，將舉世聞名的愛丁堡「藝穗節」活動攝入與詩匹配，更添藝術價值。此外，冰谷著，林煥彰圖《水翁樹上的蝴蝶》（童詩集）、蔡許惠蘭《在艷陽

下孵夢——蔡許惠蘭詩與畫集》、面面著，黃祈嘉圖《你在我心裡麵》等，都是結合繪畫藝術的互文作品。而最具爆點的事，是詩人編導劉亮延、「前衛派女詩人」（廣告文案所言）顏艾琳共同創作的舞台劇《無色之色》，在8月28日台北縣藝文中心登場，顏艾琳以「第一人稱表演」，在獨白中探索詩人內在，即使在劇場界也是少見的詩人專場節目。詩與劇場的關係，從詩作改編、詩人創作劇本，進而發展至詩人生命的劇場詮釋。

最後，雖然「經典重出江湖」，暗示了現代詩版圖的潛在劃定，文學史與書寫主流也總是悄悄匯聚著，淺層地殼容易觀察，而深層地質也需長期關照。今年的現代詩出版現象裡有兩個事件激勵人心：一是2009《中國時報》「人間新人獎」得主羅毓嘉出版了第2本詩集《嬰兒宇宙》，由目前被討論與熱銷的情況來看，詩或許已漸次遠離市場「邊緣」，成為青年學子與網路社群的話題焦點。二是多重障礙盲詩人莊馥華出版詩集《海天浪——莊馥華的詩和生命故事》，她喪失視力、語言和行動能力，卻以頭的轉動、眼睛的眨閃，以摩斯碼輔具表達訊息，一個字一個字完成了一、兩百首詩。莊馥華的詩透露了人對書寫之原始渴求，寫詩之必要。

（本文首刊於《聯合文學》314期，2010.12）